

三
李
年
譜

關中三李年譜卷四

山陽吳懷清編

二曲先生年譜附錄下

豐川續集二曲先生集序聖學至明季而大明實至明季而大晦蓋自門戶之弊興重悟者尠實修重修者罕實悟者尠實修者或至以力行爲徇迹罕實悟者或至以真知爲驚空東林雖嘗折衷調停而持論過刻至以深文鍛成姚江莫須有之罪而沒其探本窮源不可掩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消其不平之鳴迄於今朱陸薛王之辨紛紛盈座而千里同歸一致之理遂不可復

問諸儒先補偏救弊之旨亦遂如齊楚秦晉之分疆別域而不可相藉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冤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矛盾洪水猛獸之禍不烈於是矣其弊始於倡教者矯枉之過直而其後遂中於人心世道而不可卒解二曲先生崛起道敝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真居恆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真知有真本體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爲真本體體用一源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卽朱陸薛王之

學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並異同之
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自
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眞傳然
皆不免於偏重之勢以啓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
而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訟獨能悉泯於
無形以融諸一途相攜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
孟之眞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先生之書南北雖傳
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覩大觀爲憾辛未
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毘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絕學爲
已任捐俸合刻而諸同人亦相與量佐共襄盛舉工始於

辛未仲冬竣於癸酉季秋昔眞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於
帥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於撫江西之年一
時學者翕然丕變朱陸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
以爲二公羽翼之力爲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二
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傳戶誦雖五尺童
子莫不曉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派而數百年紛爭是非
之端自此悉泯孔孟久湮之學自此日昌而日著則二公
闢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於前矣其集末附義
林記事及李氏家集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輻萃
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頽興偷之盛

心云

又涇州新創二曲先生祠記涇州之有二曲先生祠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蓋始者文子鳴廷嘗以某年春徒步負笈從游先生門自此一之郭子敷五張子現慧李子相隨受業每於正月念五先生壽前必策一蹇衝冒風

雪而至至留住數日與同志印證新工自乙酉以前靡歲

不然

懷清按先生以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

先生每謂涇州風氣醇龐四子

獨爲風氣開先以道學振起鄉之後進是爲不負已物並成之義而遠近同志亦謂諸子踐履克敦足稱吾黨先覺也自乙酉迄今又十四年矣涇之同志日益興起後生晚

進從風而趨者且徧州之內外遂爲吾省鄒魯之鄉迺諸
子念聚講之不可無所且涇人士所闡衍者吾先生之學
旨也而無地以奉先生靈而因敬生感因感生勸亦非所
以明願學之自來於時文子乃毅然舍居之左方規爲先
生祠復假貸經營以倡其始而郭張李三子及諸同志亦
各量其力之所至以共助於成凡爲堂三楹門房一楹定
以每月朔望祀先生主畢同志卽於是日商正所見爲竟
日之會歲戊戌工訖諸子乃公書委某以記言之事某惟
講學一事涇州千百年無有也卽今此吾陝入郡三邊無
有也而特兆自諸子特地建祠會講以明師傳是卽衍師

學於方來也則必知先生生平之學以盡性爲指歸以悔過自新爲心課以倫常綱紀出處取與爲實致之地以靜坐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知性之方以讀六經四子及諸儒之言反身體驗爲窮理入門之要始不失先生之學宗耳抑猶未也先生正學高風望重朝野海內仰之比於泰山北斗而當其旣高之年猶孳孳乎勤學好問檢躬省身如不及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千古之學脈正先生之心精淵詣也吾黨今日者讀先生之書必見先生如此之心精學先生之學必符先生如此之淵詣夫然後遵所聞自日進於高明行所知自日底於廣大高明廣大之

既幾卽在在有一先生爲吾黨默導以日用行習之坦途
矣而况時時共讀先生之書如聞其晤語時時共對先生
之主如接其聲音笑貌而幽明今古直默默相接於一堂
哉夫如是將今日諸子篤尊師之誼据拮卒屠以營此祠
卽後此千百年先生之道日益宣暢昭明於此地而且以
丕衍於天壤者其在是也某於此舉心折而意愧亦多矣
敢辭一言之敘以負來命哉於是沐手再拜而爲之記
又疏二曲書院始末二曲書院在邑西南孫家磴村之西
郊乃五十年前獨力所創謀請吾師李二曲徵君娛老講
學之地常州高學憲公爲建坊而題之名者也其地基後

寬五丈前寬三丈陸續共蓋大小房一十三間獨以地處
村外未設典守之人僅託人照顧遂令來往緇黃乞丐人
等往往借宿其中值冬月天寒則輒盜拆其前後房屋七
間而樹木爲之一空豐川傷本志之未遂也乃合衆於院
東創築堡城而謀移輔仁一堂於堡內用存本來之志擬
於明春舉工總之此事始於豐川獨創其院基則擇於已
地之正中初未限定頃畝又曾託人照看而房屋大半失
落大小樹木竟爲之盡地糧則獨賠累者五十年今且欲
鑒前之弊但移輔仁堂於堡內自己打就之莊更欲補建
一坊懸高學憲原扁以存本面略添小屋三二間爲來者

起竈夜宿之所至如堡外舊輔仁堂地基居高臨下有水
泉之勝亦另起小亭三間作有志者講誦之暇供其春風
浴詠之逸情總之此院自今以後但擬自己管領不靠外
人致令頽敝遇有志者則聽其裹糧來學略加照看若非
真正有志正學之人則竟不欲泛泛安插徒博虛名而無
益事實也蓋豐川之本志如此

二曲集錄要序戊辰夏元坦在亭林族弟處得二曲先生
遺集歸而讀焉知先生以新建致良知見本體以紫陽主
敬窮理爲工夫一洗分門立戶支離錮蔽之陋言言血脈
字字骨髓令人如夢方覺如醉初醒有躍然不能自己者

竊謂自有明以來重悟者尠實修重修者鮮實悟重悟者以力行爲徇迹重修者以真知爲驚空至先生出而學者皆知實修實悟兩不可缺確然有所宗守或曰集中言靜坐得無近於禪耶予曰此學髓也小子何敢妄言試證諸濂洛關閩之說昔周子作太極圖說曰主靜立人極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周子之學傳於二程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程子之學傳於橫渠又傳於龜山嘗曰中立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靜坐反求渙然

有覺也豫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侍席二十餘載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延平從豫章遊相對靜坐累年盡得所傳之奧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嘗答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又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然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

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朱子從延平遊時時靜坐嘗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又曰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世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霑衣也以是知學從靜坐入手乃濂洛關閩

相傳指訣昔人謂有真師友然後有真口訣有真口訣然後有真工夫此學問所以貴親炙也今二曲先生發聾振聵於薪火將絕之時示人以直達之路俾人皆知正學非迂闊難行而爲身心性命刻不可緩之事則有功於天下萬世人心風俗爲何如哉此書盛行關中江浙尙未流播爰輯錄其要分爲四卷又加卷首附錄二卷付諸梓人時嘉慶戊辰八月望日

又跋聖學精微在中庸第一章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子已洩盡祕密矣今學者忽之而二氏之徒或有於未發之中靜窺端倪得成證果了生死者特

失格物窮理戒懼慎獨工夫墮入空寂不足以開物成務
故曰異端先儒嘗云我儒實際學者茫然不知轉被二氏
竊去惜墮入空寂又成異端今二曲先生迴狂瀾於既倒
所著學書發先儒不言之隱句句徹骨字字透髓如欲覺
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先生覺世之功復乎其莫可加矣

二曲粹言自序二曲粹言余於先生全集中摘錄成帙者
也往余讀四書反身錄憬然於先生之學一以躬行實踐
爲率鞭辟入裏不尙炫耀蓋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
茲復讀二曲全集不覺半生迷障一旦豁然緣取論說之
簡明者集成四卷以爲銘座書紳之助按先生名顥字中

孚盤屋人也山曲曰盤水曲曰屋故所著集以二曲名先生父名可從明崇禎間從軍禦寇臨行挾一齒於家以示必死已而戰歿襄城先生年尙幼凶聞至母彭氏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兒必殉母則父絕矣母乃止先生事母孝母督課嚴自經史子集及百家書靡所不覽關中士子翕然宗之母卒廬墓三年先是先生欲至襄城求父骨以母老不可一日離乃奉父遺齒以葬至是徒步詣襄城徧覓遺骸不可得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襄城令感先生孝爲作大冢名曰義林本朝康熙間陝督鄂公薦先生疏略曰以人事君人臣之義伏見盤屋李某奉母讀